

魅影下的 “上海”书写

王进 著

——从“抗战”中张爱玲到“文革”后王安忆

MEIYING XIA DE
SHANGHAI SHUXI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魅影下的“上海”书写

MEIYING XIA DE SHANGHAI SHUXIE

——从“抗战”中张爱玲到“文革”后王安忆

王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魅影下的“上海”书写:从“抗战”中张爱玲到“文革”后王安忆/王进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都市文学研究书系)

ISBN 7-5633-5975-3

I. 魅… II. 王…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文学研究②王安忆—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51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12 字数:305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进，湖南人。200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在读博士生，主修中国现当代文学。

内容简介：

该著着意于将“上海”历史化为一个表征现代中国文明建立的文化空间，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和作家研究，分上下两篇分别探讨“抗战”中张爱玲与“文革”后王安忆的文化生存状态，由此感触这两场民族大难后中国现代文学看似被中断的精神联系。

都市文学研究书系 / 陈思和 主编

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 王宏图

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 陈晓兰
——以左拉和茅盾为例

魅影下的“上海”书写 王 进
——从“抗战”中张爱玲到
“文革”后王安忆

眼睛里的落日和黎明 周立民
——关于当代文学叙述中的
“都市景观”与“乡土经验”

想像上海的N种方法 陈惠芬
——1990年代“文学上海”
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无间民间 聂 伟
——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

责任编辑：张 静

责任质检：竺金琳

装帧设计：孙豫苏



上篇 末世视野的镜像“对照” ——再论《传奇》

第一章 “镜”的“影像”及“对照”	5
一、“镜”的“影像”性及影像的“表演”性	6
二、物镜、心镜与“对照”及对照的“对话”性	14
三、“文明之镜”、“文明的镜像”与寓意“对照”	23
第二章 《传奇》：一个寓意的“镜像世界”	31
一、世界：东方与西方	32
二、两个中国、两个时代	61
三、中国：寻找归“家”的路	74
四、古中国：沉到底？	83
五、方生方死的大时代	100
第三章 《传奇》“余韵”及其他	113
一、“张看”中西的立场与姿态	
——在张爱玲与鲁迅之间	113
二、张爱玲：都市人？个人主义者？	119

三、《传奇》之后:从“镜像/表演”到“普通/写实”	124
---------------------------------	-----

下篇 进入历史:从“个人”到“民间”

——从世界意识看王安忆的创作历程

兼谈我们时代的文学“偏至”

引言:“世界”意识与“中国”书写	137
第一章 从“庸常之辈”到“孤独与反自然的英雄”	146
一、“自我”的经验:错失的时代“列车”与纷乱的个人“命运”	146
二、“彼岸”光下:“国民”的悲哀与“人性”的颂歌 ——启蒙意识中的“科学”与“宗教”	160
第二章 “伤心太平洋”中漂流的孤岛 ——“巴别塔”的启示:浮出地表的“现代城市”与 “象牙塔”之重建	191
第三章 《长恨歌》:双重“历史”视野下的“上海”书写	217
一、现代城市文明批判的新坐标与“上海”的历史定位	217
二、两个王琦瑶:“上海历史”与“中国历史”的 纠缠与分途	232
三、“王琦瑶们”:“历史”拯救中的“个人”之匮乏	248
第四章 聚沙成“塔”:“浮萍”岛上精神之光的燃起与寂灭	261
一、回寻“历史”,通达“民间”	261
二、《富萍》:“到底是乡下人” ——一首“小鲍庄”的创世“史诗”	277

三、唯“物”主义的“众生”世界与“泛民间”的歧途	
——从“海派”张爱玲到“京派”沈从文？	293
结语：重寻进入历史的契机：“个人”的呼唤与自我的重新面对	
——“启蒙”宿命下面对“世界”的言与默	308
不是“尾声”：再读《小鲍庄》	
——“文化”年代的“魔幻”与“现实”	323
一、“生死场”与“国民性”：从“呐喊”到“赎罪”	
——“辫子”、“长虫”与“武疯子”	330
二、“理水”与“寻根”：“文化山”头的旗帜	
——捞渣、拾来与“大柳树”	335
三、“秧歌”与“革命”：“顾冈”疯了！	
——“文疯子”、“老革命”与“水坝”	344
参考文献	361
跋：寻找接通历史的桥	369

上 篇



末世视野的镜像“对照” ——再论《传奇》

张爱玲的《传奇》面世已经大半个世纪了。然而,其人其书仍给世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那“苍凉的手势”意欲挥之于谁?那“惘惘的威胁”到底来自何方?为什么“时代”、“文明”在张爱玲的辞典中总是显得格外沉重?而她的“乱世”之感也总是挥之不去?如果是真“雅”,为什么《传奇》中来来去去的只是些沉缅于小悲欢的都市男女?如果是真“俗”,为什么《传奇》的深处却总是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苍凉”之情与“惘然”之意?……概言之,《传奇》的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

有学者认为,张爱玲小说与中国文学、中国的“现代性”存在深刻的联系,它们不仅为处于一段“未完成”的“现代”中的中国的生活体验提供了新的叙事想像力^①,而且可以当作“杰姆逊所说的杰出的象征性的‘民族寓言’来解读”^②。如果是,那么这种“现代性”寓意到底是什么?与小说文本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关联?

众所周知,“镜”的意象,几乎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商标”,仅在文本的叙述表层便俯拾即是,并且许多已是公认的经典描写。但不易察觉的是,《传奇》的背后还影影绰绰耸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或者说,《传奇》就是由“镜”所映现的“影像”——“镜像”,“对照”构成的一个宏大的“镜像世界”。它充满着复杂的寓意:透过重重镜像,一幅幅处于“惘惘的威胁”之下的世纪末视景,将惊心动魄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正是这寓意深沉的镜像之“影”,将小说中那些乱世男女的传奇人生着上了浓重的“苍凉”底色。

本文将“镜”之内含意义作为切入点,沿着“镜”与“影像”、“对

① 参阅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② 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第9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照”，“镜像”与“寓意”之间的深刻联系展开探讨，以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试图予以回答。——如果说，《传奇》的背后还耸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那么所要回答的就是有关这“背后”的东西：《传奇》的寓意，并在文本寓意解读的基础上，试图剖析《传奇》作者形成自己独特的末世视野所对应的内在精神构成，为重释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第一章 “镜”的“影像”及“对照”

月亮、玻璃、镜子，是张爱玲小说的中心意象，都有“镜”的光影恍惚，质地薄脆的特性。水晶先生曾感叹：“镜子和《传奇》一书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日虹屏中碧’，碧彩烟灼，自成为一个世界。”^①可以推之，正是由于它们的重重叠映，助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苍凉”意味。但就其所共有的“影像”和“对照”功能来说，这三者还只是小说意境最外在的表现之物。事实上，“镜”的“影像”和“对照”因素深深渗入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甚至结构布局之中，成为《传奇》整体构成的核心关联点。

那么，作为这核心之点的“镜”，其内在含义是什么呢？

水晶先生在上述一文中同时认为，《传奇》之“镜”首先是沿用传统文学中“破镜”的比喻意义，以示“人际”，尤其是怨偶之间的关系。其实，在传统文学中，“镜”不仅与“破镜重圆”之“破碎”有关，而且与“水”、“月”（如“镜花水月”）之“虚幻”，甚至与“心”（如“心如明镜”）之“灵通”等有着更深一层的隐喻关系。可以肯定，在从小饱受《红楼梦》等古代诗书熏陶的《传奇》作者笔下，“镜”的各种含义当首先来自“传统”。但是，张爱玲对“镜”的传统意义又作了许多“现代”延伸。有论者已经指出，《传奇》中的“玻璃”可以象征人际的“隔膜”，而“镜

^① 水晶：《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第131页，台北大地出版社，1985年版。

子”则可进行“自我审视”^①。那么，“镜”的内在含义当处在这“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站在这个“中心点”上，《传奇》作者的笔触才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各种“镜”中收放自如，从而真正构建起一个独一无二的“镜像世界”。为弄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再换一种方式来提问：“镜”的根本特性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发挥其关联功能的？

一、“镜”的“影像”性及影像的“表演”性

……罗杰笑道：“影子使我有点发慌；我们顶小的动作全给它们放大了十几倍，在屋顶上表演出来。”（《沉香屑 第二炉香》）

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封锁》）

……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花凋》）

关于“镜”的根本特性，我们或许可以先对《传奇》中的“传奇”——《倾城之恋》进行分析，以求从中寻找到它的线索。

女主角白流苏，从上海令人窒息的旧公馆逃出，踏上了到香港寻求“新生”的“自由”之路。当然，对于这位在现代社会几乎一无所长的旧式小姐，新生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以“过了时”的美貌来求取具有经济保障的婚姻。但偏偏她欲求的婚姻对象却是不想结婚，只想以“上等调

^① 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第146～14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情”的方式寻梦“古中国”的英国华侨范柳原。于是，在这条从“情妇”到“太太”的路上，白流苏走得自是十分辛苦。沿着她足迹的几个“转折点”，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段“传奇”是怎样在“镜”中敷衍而成的。

一踏上香港的海岸，这“自由港”首先便以“水”的“映像”扑到流苏的眼里：

……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倒映在……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只怕……

这“自由港”的“映像”，看来是“夸张”了的“自由”，——“不自由”？果然，刚上岸进旅馆，流苏就遇上了她的“施者”范柳原。他能“赐予”她所想要的吗？她忐忑不安。

在浅水湾的那堵墙边，柳原轻轻地告诉她答案：除非当一切毁灭，只剩下这堵墙时，他们还在这里相遇。因为只有到那时，俩人才可能相互之间都有“一点真心”。流苏竟然“愿意试试看”。然而，冷冷的月光下：

……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

“墙”在“月”下，变得像一面残酷而坚固的“镜”，昭示着“血”、“肉”、“思想”，哪里敌得过腐烂血肉、沉一切于寂然的“死”——“地老天荒”？

流苏的努力自然白费了。在与柳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心智较量后，她到底认清了“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的事实。但令她蹊跷的是，对方却在一个月夜从旅馆隔壁房间来电话：“我爱你”，并

要她看窗外的月亮，同时告诉她，他自己的窗边“吊下一枝藤花，……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好一个“花前月下”的“爱”！这可是流苏梦寐以求于他的，因为它是通向“婚姻”的第一步。

但月如明“镜”，映“花”如梦。流苏第二天便决定离港返沪，导致他们第一次分开。

到第二次再来香港“冒险”以求自由时，她竟然得到了他的“爱”。两人在镜前接吻：

……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
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

但这“镜”中之“爱”却不是流苏所要的“长期”的爱。她仍然只是“情妇”，而非“太太”。果然，第二天，柳原便告诉她，他就要去英国，并且归期不定。于是，他们第二次分开。不过，走之前，他终于给了她最想要的“经济上的安全”，并为她租下了一幢房子。

自小生长于拥挤不堪的上海旧公馆的流苏，终于在香港这偌大的房间里得到了“自由”。她不禁感叹自己“好容易远走高飞，到了这无人之境”。然而，就在住进去的当晚，她便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享受这份“自由”：

……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重空虚……

她如此辛苦得来的“自由”，连“灯”下的打蜡“地板”也能“镜”般返照出它的“空虚”！她“生”是“生”了，却没有“新生”；得到的要不还是“旧生”——“往姨太太的路上走”，要不干脆是“不生”——“发疯”。

难怪一切都是“虚空”。无论是“水镜”、“月镜”、“玻璃镜”，还是

“墙镜”、“地镜”，显映出来的原来都只是“影像”。它们在“光”照下灼灼闪烁着价值和意义的光芒，预示着一个个崭新的世界，使人迷惑又向往。但当你拼死走近了，却总是只能抓住个“虚空”！这“镜”中的“影像”，有着一一种蛊惑性的恐怖。只要你将满含欲念的“眼光”投了上去，它便被“激活”为“镜像”，成为一种夸大的、鲜明的、比现实还要逼真的真实。而当你不由自主地奔过去，却发现那“镜”的周围是无边的死寂，你能不觉得它的怪诞、恐怖么？至此，你才会发现，面前的“镜像”原来只是一种来自“表演”的夸张！它美丽而又虚空。但你想转身而逃么？另一“镜像”也许又将与你相遇，你根本不知“真实”何方！于是你无处逃遁，似乎围困于重重“镜像”之中。要想逃离，除非你能“破镜而出”！而对此时的流苏来说，那曾经意味着“新生”价值和意义的“自由”、“安全”、“爱情”、“婚姻”都一一变成了虚空的“镜像”，并且每一次抓拿中的失落，都成为她“新生”路上的一次危机和转折。似乎她越是追求，它们越是离她远去，反而最终就要一头倒栽在那“旧生”，甚至“不生”的现实面前！

然而，一段“传奇”就在置流苏于“旧生”与“新生”之间的缝隙中发生了：横来的战争倾覆了一个大都市，毁灭了整个的文明，包括那面喻示着“地老天荒”的、最为坚固而残酷的“墙镜”，——“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而流苏“仿佛做梦似的”，在成为见证他俩“一点真心”的墙根下，“遇见了柳原”，终于走完了从“情妇”到“太太”的艰辛之路。至此，流苏似乎真的“破镜而出”，得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的“新生”，从而完成了一段倾国倾城的传奇佳话。

如果将“心力”一词的意义限定于那些一意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在追求过程中的某种心理状态，如“心力交瘁”之“心力”，那么可以看出，在流苏“破镜而出”的传奇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心力”与“镜像”的特别关系，并且显得格外紧张。这种关系的实质虽然与“虚空”有关，但在这里它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作为一种对现实人生常态中“理想失落”现象的文学反映这一层面。事实上，《传奇》中几乎所有的